

Seeing is believing? —

澎湖眷村文化園區中的社區發展與真實性

台北大學社會學系社會實踐成果報告

曾怡靜

陳蒼如

宋正馨

壹、研究動機

我想回到自己的家鄉，去了解自己曾經生長的地方，身為社學系的學生，如果連自己的根都不清楚，還談什麼社會現象?就是這樣簡單的想法，我以從小住的眷村做為主題，並邀請了另外兩位同學與我一起回到澎湖做研究，因為自己本身的成長經驗有時也會變成一種研究的制約，所以希望融入局外人的觀點。

目前，眷村已經成了保留區，成了澎湖新的觀光景點，原住戶們也早已搬遷到政府為他們新蓋的大廈新城，看起來眷村的一切像是結束了，但我們卻不這麼認為，我們相信，更多有趣的故事正等著我們挖掘。

貳、文獻回顧

在眷村改建的過程中，眷村面臨拆除，出現許多眷村文化保存有其必要的論述。在社團法人外省臺灣人協會主編的眷村前世與今生(1998)一書中提到「眷村」是臺灣近代特殊歷史過程中產生的獨特住居型態，眷村特有的住居記憶與人文網絡是多數外省族群共享的生命經驗，是臺灣重要的文化泉源，亦是臺灣珍貴的文化資產。在台灣當地掀起了一波眷村熱，相關眷村研究分為三種：1 眷村文學 2 眷村史、口述史 3 眷村改建而帶來的相關議題(王佳煌)。而本研究欲較偏向第三種類型，欲探就在文化保存聲浪中，社區發展如何幫助保存推動，以及新建構起的眷村保存園區結合台灣觀光熱潮後面臨的真實性問題。

一、地方文化產業與社區發展

1994年，文建會提出「社區營造總體計畫」，帶動由下而上的社區發展模式，由原本以經濟思考模式讓中央帶動地方，轉而變為依據各地區在地特色、適性發展，讓地方做主的文化產業思維，並結合光觀風潮，讓地方發展(李謁政 2002)。蔣玉蟬(2004)提到以社區發展為地方文化產業的基礎工程，以在地化的特色為計畫，經由造人造景造產以活化社區。眷村的推動保存過程，也看見了社區發展的脈絡，眷村有情感的集體社區面臨拆建，凝聚了居民利用在地特色，以發展出眷村保存區。澎湖的眷村在這股熱潮，由地方人士奔走，向政府要求保存待拆除老眷村的保存，利用了眷村特有的建築和特殊歷史、人物來塑造眷村的文化性。陳其南(1998)清楚定義：「地方文化產業的內涵可以視為「完全依賴創意、個別性，也就是商品的特性、地方傳統性、地方特殊性，甚至是工匠或藝術家的獨創性，強調的是產品的生活性與價值精神內涵。」、「是以社區的、地方的、區域的生產組織與分工合作為主導。因為這種產業型態不是以量產，而是以傳統、創意、個性和魅力取勝。」這種地方文化產業的發展不同於財團大規模開發，而是透過當地居民來塑造當地特色，形成濃厚在地感，凝聚社區意識，不以販售在地商品為

主要目的，重點在間接促進地方發展，讓閒置的地方空間再活化。

二、眷村重建—觀光真實性

在地方發展的過程，地方面臨不斷變動，不同於博物館文物以精密方式保存，襲產觀光在開放空間直接與環境互動，Doreen Massey 說地方必須被視為「開放的，在特定的脈絡下的特殊構成，一個過程，一個未完成的事物」(Massey2005)，空間有不斷變動的特質。眷村做為一個居住、生活空間甚至是展示空間，都不是既定的東西，而是在某種政治或經濟條件下被介入、賦予意義，故其意義也隨著時間或詮釋者不同而不斷流動。眷村是台灣後殖民時期政治、文化政治、認同政治等過程的產物，是台灣民族主義下建構出的多元族群與文化的符碼。羅於陵(1991)指出：「眷村是一個社會性計畫的建構，是透過『眷必歸戶，戶必歸村，村與國共存』執行社會控制的機制…透過公共生活和社區關係產生集體意識，然後再生產了支配關係」。而徐大程(2010)指出，眷村早期相對較封閉，歸屬於軍方系統的一部分，經過軍方嚴密的管理控制，但在眷村改建後，房子解除了隔閡，進入了資本主義的空間邏輯，也帶來了國家和眷民宰制關係的鬆動，為市民社會再來了一絲契機。

而有關襲產觀光的研究，Nuryanti (1996)提到後現代觀光業的文化觀光主要以襲產為主，尤其建築襲產 (built heritage)；且指出在觀光與襲產之間有四個要探討的問題：詮釋(interpretation)、製造建築襲產(making built heritage)、襲產規劃(planning for heritage)、襲產觀光與地方社區的依存關係 (interdependence)。關於詮釋，近年眷村保存的論述不斷被強化的過程，透過小說、電視劇舞台劇...等富情感意義的方式，眷村被詮釋為承載台灣歷史記憶、情感的建築襲產地位。

而在製造建築襲產與襲產規劃的部分，襲產重建、整理出不那麼“真實”的樣貌來面對觀光行動的參與者，謝世忠(2004)中提到，觀光客到一地最大的目的是追求真實性，而被觀光區居民也會順應觀光客而展演出對方可接受的相對反應，物件或環境是否具有真實性絕非來自物件本身，而是經由文化或個人信念所建構而成(Wang, 1999) (Pearce & Moscardo, 1986) (Moscardo & Pearce, 1986)。許多學者認為觀光情境本來就是一種營造出的氛圍，不一定符合當地文化，甚至相違背。在遊客天真地渴望真實性的同時，精明的企業家運用技巧對他們展現精湛多樣的「舞台真實性(staged authenticity)」(Cohen, 1989; MacCannell 1976)。

而關於觀光真實性的討論，將過程分為三階段(趙芝良、徐霽馨、周碩雄,2010)，第一階段認為觀光過程所經歷的都是塑造出來的假事件。第二階段的訴諸於依據觀光客看法不同，真實是來自個看法的總合。第三階段則開始質疑真實的存在，認為真實要訴諸自我內心，只有與內在連接，擁有自我認同感，真實的本身存在

沒有意義，必須將自身經驗實際體驗，方能擁有真實。真實性並非觀光景點的真正財產或可觸及之資產，而是來自觀看者的評論或評價。真實性也是一種觀光客的信仰、期待、偏好、刻板印象與對觀光物的投射，是由觀光客與觀光地互動產生的結果(Moscardo & Pearce, 1986)。在觀光行動中，因為主客相互建立了各自的真實，在地居民有權利選擇自己要展演的部分，而觀光客也有發言的主體性，建立自己的真實。

參、研究方法

1. 次級資料蒐集

本研究蒐集與研究區相關之次級資料 (包括報章雜誌、網路等)，從中整理出研究區的歷史資料以及變遷歷程。

2. 田野調查法

經初步次級資料蒐集後，實地調查研究區的現況以了解實際上景觀的改變。

3. 深度訪談法

除了資料收集與實地考察記錄外，本研究的一手資料以面對面訪談，藉由不同對象的深度訪談，了解社區發展如何幫助保存推動，以及新建構的眷村保存園區結合台灣觀光熱潮後面臨的真實性問題。設定的訪談對象根據研究目的以及田野調查的結果，包含了眷村居民、譜愛社社長商累愛、觀光客，共12位。眷村居民的訪談地點為龍行新城社區、觀光客在眷村保留文化園區、商累愛在自家開設之民宿，深度訪談進行時間於2012年七月初。

肆、澎湖眷村文化園區

一、歷史回顧

澎湖因其相對位置，對台灣來說有其重要的戰略位置，在清代與日治時期都有部屬軍力駐紮於此，防區內計有海軍自勉新城、空軍戰聲二村、陸軍澎湖二村、莒光新村、篤行十村、貿商十村、後令部澎湖眷舍等八個眷村與部隊毗鄰而居。

而其中最早的眷村，金龍頭眷村，指的是篤行十村及莒光新村兩眷村，屬於馬公市新復里，日治時期(1895~1945)駐防日軍於區域內成立了澎湖島要塞機構，興建軍事設施與官舍，民國 38 年，國軍接收了日本政府遺留下來的官舍、辦公廳、馬廄做為居所，成了現今的篤行十村，爾後澎湖駐軍人數大增，軍方陸續在日式宿舍附近增建眷舍，共有 78 戶。故不同於其他眷村，每戶住家的格局、形式多半殊異，但建材仍不脫竹、石灰、黃泥和澎湖特有玄武岩、咾咕石。而眷戶供需不足，因此將日式宿舍以木板一分為二隔開，分予兩戶居住。

而莒光新村則是於民國四十九年、五十一年級及五十四年由婦聯會分三批先後建

造完成，為灰瓦、玄武岩石牆結構，該村共 80 戶人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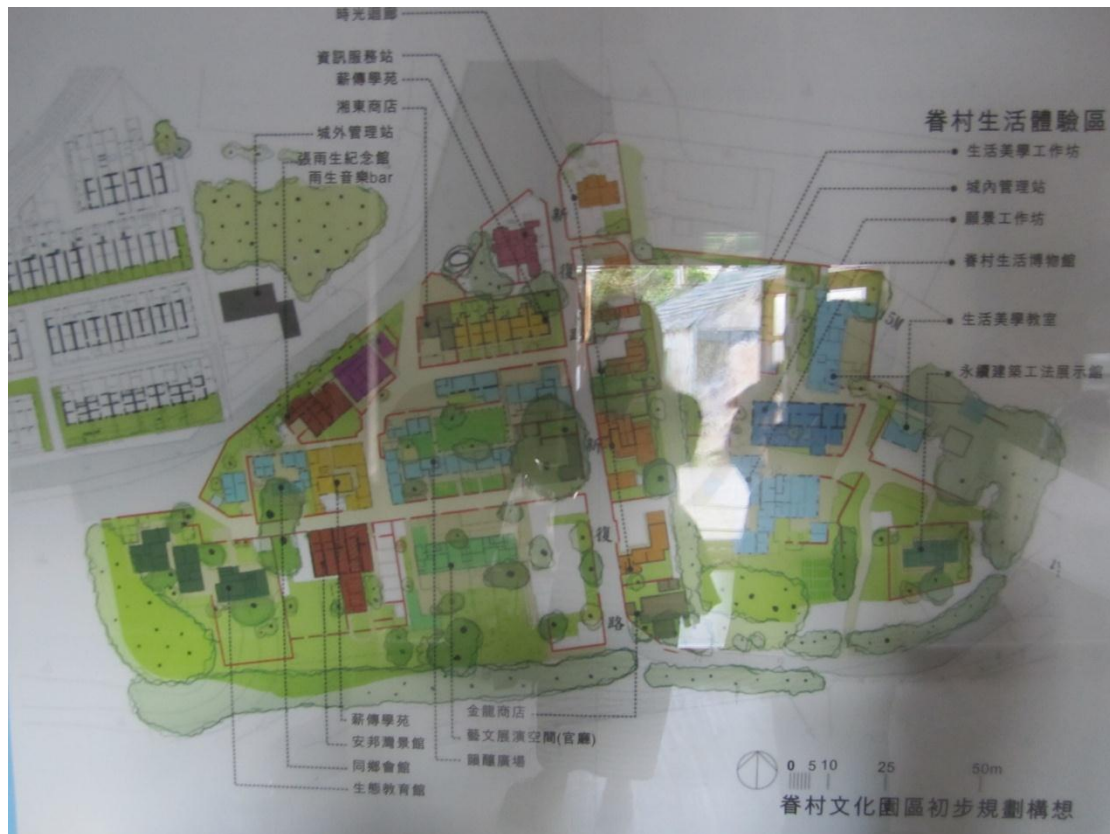
民國九十二年，國防部依「國軍舊眷村改建條例」，於貿商十村拆建之處興建國宅，定名「龍行新城」。民國九十五年興建完成後，將澎湖老舊眷村貿商十村、澎湖眷舍、篤行十村、自勉新村、莒光新村、戰聲二村、隘門新村、澎湖二村等散落於各地的眷村居民們彙整於此，形成新型態的眷村社區。而由於篤行十村其建築結構與工法風格在世界只有四處保有，於是在 95 年被認定為歷史建築，推動眷村文化保存園區。

二、眷村保存區基本簡介

現在篤行十村與莒光新村合稱的金龍頭眷村所有眷戶都已遷離，眷村已被指定為歷史建築，眷村居民有感於眷村文化的流失，自發性組成保存組織並與縣政府合作，在地方推動與政府政策的合力推展下，以篤行十村為發展中心地，接合周遭莒光新村、中正堂與澎湖防衛司令將眷村設置為『眷村文化園區』。文化園區內除了軍事古蹟設施和自然環境保留外，舊有建築的再現是整個園區主要的特點，以重現過去眷村樣貌的手法，於園區重修仿建以過去屋舍樣貌為考證的新眷村，並結合當地知名人士潘安邦舊居和張雨生故居為兩大主要景點，藉由再現眷村生活的方式，介紹他們的生命經歷，並提供許多兩人的作品以供欣賞，以提高澎湖當地的歷史與文化的特殊性。

眷村文化園區以長遠而完善的修復計畫為目標，並同時納入再利用的永續經營概念，所以除了建築空間以外，也對開放空間做了規劃，社區內菜圃種植蔬菜，也設計由區內向外的生態體驗步道和南北崖岸的觀景點。而在莒光新村部分，規劃設立 13 省美食區，在觀光客體驗不同地區的食物文化。

由於目前文化園區仍在興建當中，僅開放一部分做為觀光使用，另設有眷村資訊站提供園區資訊。於資訊站中，有未來計畫的全區模型與平面圖，並配有解說人員提供參訪人員諮詢。希望能以文化資產的保存傳遞眷村文化的重要性，也能藉由文化園區的設立，帶動地方經濟發展。



圖為保存區規劃圖

三、社區推動眷村保存過程

眷村保存運動最大的力量來青年自強譜愛協進會，社團於 89 年成立，社團成員來自澎湖全體眷村，最多人數曾高達 50 多人，商累愛為社長。因為父親有眷村管理的背景，家庭背景影響下以及本身在眷村服務單位工作的經驗，讓他對眷村具有一份使命感以及敏感度，他認為在政黨輪替下，原本的國民黨鐵票區的眷村定會面臨轉型，而身為眷村的子弟更要負起保存的責任。

社團剛開始成立，主要提供軍眷照顧，舉辦各項團結活動，接著配合龍行新城的興建，代表老榮民向軍方溝通，成為兩者的橋梁，處理的事物如:宣導大廈管理、發行社區報、投票決定建築外觀等等，接著才是新眷村的文化保存運動，他們透過地方政府等的管道籌措經費，並讓幹部受文化保存訓練。

在文化保存的推動過程中，社團運用了各項社會資源，公民力量，他們請學者專家來澎湖做環境資源調查，找出哪些是保存的重點，與提倡保存的團體交流，舉辦公民論壇討論，請中原大學的學生一起製作保存的模型，並推動眷村修法，歷時三年，最後說服原先想把保留遺址拆掉而做為國際飯店的縣政府，留下眷村規劃保留園區。

四、居民記憶

「龍行新城」，已於民國九十六年交屋。原眷村的住戶都已搬遷新社區，所以我們選擇在龍成新城進行訪談，龍行新城為一公寓型社區，共計 440 戶。每棟一樓有管理室或公共教室，並且在棟與棟之間設有如涼亭、座椅或花圃等公共空間，提供居民們休閒活動的場所。初走進社區中，便發現許多上了年紀的老爺爺、老婆婆們或坐或站的散佈在社區間的戶外公共區域中，有些則群聚在花台邊或涼亭下聊天，或正在一起分食些小點心，社區光景看起來很優閒、祥和。以下是有關在原本眷村記憶的居民描述，我們訪問的受訪者可分為三種種類，第一群是抗戰時期跟隨國軍來台，後定居於澎湖眷村的外省軍人；第二群為嫁給外省軍人後隨之入住眷村的臺灣媳婦；最後則是出生於眷村的第二代眷村子女。

兩位年歲已過八十的外省老兵爺爺，他們倆皆從十幾歲的少年時期就開始當兵，後陸陸續續在中國大陸或台灣參加幾個戰事，並有很長的一段時間都因為戰爭的關係常被調往各個地區，最後才到澎湖的定居，其中一位考上電信局，退伍後進入公家機關，另一位則在澎湖防衛司令部擔任駕駛員，並都分別定居於澎湖當時的眷村：澎湖二村和篤行十村。

兩位外省爺爺對於他們過去的經歷似乎有許多精采的故事可分享，例如當年在戰場上的驍勇事蹟、婚後的風流倜儻或等等，但當我們問及在眷村的生活情形時，兩位爺爺的回答卻出乎意料之外的少而簡短。在我們的提問下，他們會簡單的陳述一些過去在眷村生活的情景，但整體而言，他們對於從前的生活似乎覺得沒甚麼好分享的，大部分的意見僅是形容過去房舍的老舊、擁擠或漏水問題等，偶爾穿插一些過去生活艱辛刻苦的故事，卻少對生活的樣貌加以著墨。在訪談過程中也提到是否會對老眷村要拆除感到不捨，但大多數人都接受搬遷後的新家，甚至有爺爺誇張的說這裡是天堂！

問：「以前在眷村的生活大概是甚麼樣子呢？」

爺爺 A：「以前的房子是單位分的，小孩比較多的人優先分，以前下大雨房子就漏水，**哎！不說啦！**」

爺爺 B：「以前的房子不錯，是日式建築，但有些也很小…以前當兵很苦，賺錢很少，吃得也很差，有了錢就快點去頂了眷村裡的屋子。」

接下來是兩位原本籍貫皆在澎湖的奶奶，在澎湖眷村中，大多數的眷村媽媽都是在地澎湖人，他們都是透過介紹，嫁了給當時在澎湖的阿兵哥外省軍人們，也就因此遷入眷村開始他們眷村媳婦的日子。問起他們過去的生活，似乎都相當困苦，從小就必須要幫忙家裡務農，因此才會在阿兵哥來澎湖後，很快地便決定要嫁給他們，至少有屋子可以住。

奶奶 A：「原生家庭有五個兄弟姊妹，26 歲透過介紹嫁給來澎湖的阿兵哥後入住眷村，以前在娘家要種田，結婚後就當家庭主婦，覺得嫁阿兵哥「餓不死，但也吃不飽」。」

先我們的猜想是，入住眷村對外省媳婦來說，應該是生命中較特別的一段經歷，或許面對搬遷他們會有較多感觸。然而，和訪問爺爺們的經驗一樣，他們對於過去的生活，似乎也覺得沒有甚麼好回味的，有的只是對過去眷村建築老舊上一些居住的不便，面對搬遷，也就依順政府頒下的命令，即便有些抱怨，似乎也不至於不能接受。

問：「以前在眷村的生活大概是甚麼樣子呢？」

奶奶 A：「以前屋子像日本官舍，是木造的，沒有娶老婆就沒有分屋子，以前房子雖然破舊，但幾乎都免費。」

奶奶 B：「我以前住的是木頭做的，是日本人的宿舍……。」

我們所訪談的三位第二代眷村子女，舊居皆為篤行十村，但現居龍行新城者僅伯伯 B 一人，另外兩人一位定居台灣，另一位則住在離龍行新城不遠處。與第二代眷村子女的訪談中，他們同樣表達出對於眷村房舍老舊的不安，也指出過去生活的窮苦，但還稍微能夠感受到他們話中的一點懷念，可能由於他們成年後皆離該眷村升學或工作，因此對年少時期眷村中鄰居、玩伴相鄰的記憶產生了一些懷念之情。

問：「以前在眷村的生活大概是甚麼樣子呢？」

伯伯 A：「以前很窮、很刻苦，生活自給自足，鄰居們大家都認識、大家生活都差不多辛苦。」

阿姨 A：「很窮苦，蔬菜水果都買最便宜的，以前舊房子空間很小，人多了不夠就一直再擴建，房子太破舊還會漏水。」

在訪談資料中，我們意外發現眷村情懷的褪下情感性包裝的面貌，雖然居民對於即將消逝的過往記憶不捨，但卻也不是如同主流媒介所陳述那樣全然的美好，眷村不過就是一群人過往的生活記憶，眷村做為一個生活空間，沒有既定的定義，定而是流動、不斷改變、富多元性的地方。

五、眷村文化園區的看法

在訪談的過程中，我們想得知眷村搬遷的當事人對於政府推動的「眷村文化保存」的看法。因此，在訪問這一部分的問題前，我們都會先詢問受訪者對於眷村文化的認定，再訪問受訪者認不認為眷村文化需要保存，並探究其支持或反對的原

因；最後，訪問受訪者知不知道政府於澎湖眷村舊址所打造的眷村文化園區，並訪問其對於文化園區的觀感。

實地訪查的結果發現，第一代眷村居民爺爺、奶奶們，對於「眷村文化」一詞沒有太多反應，或對我們的問題答非所問，對於文化的議題似乎不清楚或沒有想法，也不認為過去生活的種種有被保存的必要，但他們都知道政府正在興建中的眷村文化園區，並也都曾實地造訪過，而他們造訪文化園區後的感受，觸景傷情之感少，反而是參觀、遊歷的成分多。這也是出乎我們所意料外的結果。

問：「對政府在正興建的眷村園區有什麼想法或看法？」

爺爺 A：「…要保存什麼的不太懂，只要有錢吃飯就好。」

爺爺 B：「那邊修建得蠻美的，都重建過了，就給人們去看看，當個古蹟吧。」

奶奶 A：「…就讓其他人去那邊看看、玩玩吧。」

奶奶 B：「…就弄得很漂亮…上面都長一樣阿，都是木頭…現在那邊看起來比較新啦，可是裡面都鎖住，裡面就不知道。」

反觀第二代眷村子女的看法，雖他們大多只在眷村居住至求學階段便搬離眷村，但在同樣的問題上，他們對「眷村文化」卻有較多的感受和想法，有較多懷念之情，覺得拆除老舊的房子很可惜，從前生活在那邊的記憶還很多，欲保存眷村遺址之意不在話下。但其中一位受訪者認為眷村生活被視為一種文化，其實只是因為以前住在眷村裡的人們同質性很高，鄰居間生活都差不多，才會感覺眷村生活似乎有什麼特殊性，並漸漸被歸為眷村文化；另一方面，他認為文化並沒有消失，只是因為環境改變了，造成過去情景不再，加上第二代大都離開眷村另居他處，使第三代更是與眷村文化脫節，由於原本眷村文化就不是什麼具體的事物，如果要保存，也只能保存些硬體，政府所能做的或許就只有重建眷村建築這樣的事。

問：「對眷村文化有什麼想法或看法？」

伯伯 A：「眷村生活是環境所造成的，因為當時大家的同質性高，都是軍人，鄰居的年紀都差不多，生活水準也差不多，不會有誰特別有錢…現在文化也沒有消失，只是環境改變了，因為第二代大多都到台灣去讀書、工作，所以第三代無法再和眷村文化有所連結。」

阿姨 A：「以前的東西拆掉很可惜，保存的話比較好。」

問及現正興建中的眷村文化園區，他們的意見頗為相似，對於建築外觀和園區景致都感到滿意。但其中兩位受訪者對於眷村保留區在細節處的處理上都還有存疑，他們都認為，或許外觀上能建造得和以前一樣，甚至更美好，但細部文化的部分是否能夠真實呈現眷村生活還有待觀察，其中一位受訪者便提到，他家以前

用來曬衣服的柱子，可能因為重建人員對真實狀況不清楚情況，竟也歸被為一個保留物，如果大多數的物件都是這樣不清不白的狀況下被保存，那麼眷村文化呈現給社會大眾的樣貌又有多少是真實的呢？

問：「對政府在正興建的眷村園區有什麼想法或看法？」

阿姨 A：「保存得很好，沒什麼改變，但裡面怎麼樣就不知道了。」

伯伯 A：「總是要有新的，但是他們可能對以前的事不夠了解，就像我家以前用來曬衣服的柱子竟然被拿來當作是什麼古蹟了…。」

伯伯 B：「有回去看過，那邊整修的蠻美的，又新又漂亮，弄得比以前還好…。」



我們的訪談結果中，發現在第二代人相較於第一代，認同眷村的情懷較為強烈，眷村做為一個生活空間，在每個人的主觀認定下有不同的樣貌，

圖為被保存的曬衣服竿子

六、眷村文化園區的真實性

為了想更進一步了解到底眷村的真實性為何，在參訪保存區的時候，我們訪問了一些觀光客對保存區的觀感，有人提到，認為裡面差雜著一些和式建築這與眷村文化很不相稱，但其實保存區內部分眷村是延續日本時期的居住宿舍，那是居民生存的空間，只不過再翻新呈現而已，很明顯的，此觀光客對於眷村文化早已抱著一種既定印象，當保存區不符合本身期待時，反倒認為不真實。



圖為保存區裡被翻修的日式建築

另外有些觀光客則提到，感覺以前生活在這裡的眷村居民生活似乎簡單美好，我們環顧保存區，日式建築牆角掛著美麗的風鈴，漂亮有質感的木質地板，粉刷的紅色大門，一切看起來似乎真的單純美好，極度符合媒體戲劇下展演美好眷村的形象，但若在更往靠近金龍頭的方向走，會看到莒光新村，莒光新村根據新建年代分成三期，第一期因為未來國際港口的興建，即將面臨拆除，但目前仍未開始動工，但在這裡，難以從中體會到任何美好，破舊不堪、充滿蚊蟲、雜草叢生，但這卻才是居民搬遷後眷村最真實的原貌。



圖為莒光新村居民搬遷後現況

不禁令人質疑在眷村保存的過程中，不斷的翻修重建為一觀光性質的文化保存園區，這些襲產還是真實的嗎？我們在觀光過程中所相信、追求看到的眷村真實樣貌，其實是在一連串的包裝下重新打造，是規劃者、建築師蓋給觀光客看的真實，是一種展演的過程。

商會長的訪談中，他向我們提到了推動理想與現實合併的困難。政府實際操作與社區組織理想必定有些落差。在莒光新村，被保存的第二期與第三期建築被規劃作為中國十三省美食館，因為政府的錯誤方法，目前面臨招商不到的問題，根據與譜愛社長的訪談中發現，政府將眷村加蓋的用來作為廁所以及廚房的部分拆掉，造成廠商進駐面臨空間不足的狀況，在這裡，被改建用來作為商業之途的眷村，反而意外不如保留原始房子結構來的有商業價值。



圖為十三行美食館

除此之外，商會長更提及在社區發展組織中，由於社區居民背景、選擇不同，使得推動任務往往集中為少數人的責任。同時商會長也面對了來自四面八方的壓力，關於保存區推動過程的問題其實存在不同看法，也有人質疑了保存區的真實性。然而面對這個問題，商會長認為一個方案的執行，必然帶有優缺點，他知道有很多地方需要改進，但他是推動過程的真正執行者，更是這個眷村的原住戶，沒有人比他更有資格批評。

伍、結論

本研究欲探就在文化保存聲浪中，社區發展如何幫助保存推動，以及新建構起的眷村保存園區結合台灣觀光熱潮後面臨的真實性問題。在觀光結合文化產業的過程，文物的真實性和會與觀光條件有所衝突。雖然觀光客們追求真實性，但實際上太過真實的原貌並不適合觀光發展所需具備的要素，觀光過程的確是一連串的假事件以拼湊出需要的觀光氛圍。

而原本的確存在那裡的居民，對最真實的眷村都存在者不一樣的想法，所以並不存在著一個真實的眷村的樣貌，眷村的真實在每個人的主觀認定下有多元的可能。在部分觀光客的心目中，澎湖眷村文化中日式建築的部分雖然貼近真實，卻被批判為不合眷村形象的怪異和室，顯示出眷村在人的主觀中以存在一個既定認知，人們在選擇性觀察，以印證或批判真實性。

然在社區推動眷村保留的過程中，社區的推動由下而上的推動保存，與政府結合，發展在地特有文化、特色，要討論眷村文化保留園區的真實性，他們的親身經驗才是最真實的。如上述所提及，真實性並非澎湖眷村襲產的真正重點，重點是來自觀看者的評論或評價，經由他們對觀光地互動，主客相互建立了各自的真實。所以就另一方面而言，保存區的推動者或居民，擁有真實生活在那塊土地上的經驗，也擁有第一線面臨到建立真實性的困難的經驗，應該有權力選擇自己要展演、展示與呈現的部分，觀光也有可發言的主體性，建立自己的真實。

陸、研究限制

由於訪談時間限制，我們得到的資料不夠充足，在受訪者上，雖發現第二代的眷村情懷較為強烈，但很可能是抽樣上的誤差或者是教育水準普遍提高，這裡我們無法解釋這樣現象的原因。

而在社區推動建立的過程，我們只訪問了商累愛會長一人，需要更多受訪者的資料加入。此段眷村文化園區成立的過程並沒有正式的史料記載，相關的新聞報導、網路資料也多停留在大方向的記錄，細節的推動過程還有待細心挖掘記載，

柒、參考資料

蔣玉蟬(2004)，地方文化產業營造與社區發展，社區發展季刊

戴有德、林維榕、陳冠仰(2010)，襲產觀光中的懷舊情感是否需要真實性？兼論解說之調節角色，戶外遊憩研究

劉予利、陳嘉雯(2009)，大溪老街居民觀光發展衝擊知覺對觀光發展態度影響之研究，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徐大程(2010)，台南市崇慧社區的轉變與延續—關於眷村改建的過程探討，私立東海大學建築系碩士論文。

賴松慶(2010)，文化政策與社區發展關係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碩士論文

王佳煌(2007)，眷村文化與眷村研究:問題與展望

呂建興(2006)，澎湖縣貿商十村新建工程接續工程。現代營建

余雯親、張長義(2007)，文化觀光對地方發展影響之研究—以集集支線車埕社區為例，華岡地理學報 第二十期:59-76。

林曉薇(2008)，眷村文化園區保存、再利用之規劃探討-以馬祖新村為例，中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論文

李梅綺、洪維勵(2008)，原住民文化展演真實性之探討—以太魯閣布洛灣山岳村表演者為例，台灣鄉鎮觀光產業發展與前瞻學術研討會。

趙芝良、徐霽馨、周碩雄(2010)，主與客的劃界:頗析司馬庫斯部落觀光發展中存在的真實性，戶外遊憩研究。

社團法人外省台灣人協會編(2008)，眷村的前世今生—分析與文化保存政策，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

附錄

訪員資料

眷村第一代 外省移民

	年齡	籍貫	職業	舊居	現居
爺爺 A	84 歲	浙江	電信局	澎湖二村	龍行新城
爺爺 B	81 歲	江蘇	澎防部	篤行十村	龍行新城

眷村第一代 外省媳婦

	年齡	籍貫	丈夫籍貫	舊居	現居
婆婆 A	71 歲	澎湖	江西	篤行十村	龍行新城
婆婆 B	78 歲	澎湖西文	江西	自勉新村	龍行新城

眷村第二代 眷村子女

	年齡	父籍貫	母籍貫	舊居	現居
伯伯 A	50 歲	湖南	湖南	篤行十村	臺灣
伯伯 B	56 歲	安徽	安徽	篤行十村	龍行新城
阿姨 A	61 歲	江蘇	澎湖西嶼	篤行十村	澎湖馬公
商累愛	缺	山東	缺	篤行十村	已搬遷